

一
闻
珺
里
著

喜欢 就买单

在欲望
编织的
都市
生存法
则被重
新定义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喜欢就买单

闻珺里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喜欢就买单 / 闻珺里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5594-1575-2

I. ①喜… II. ①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8782 号

书 名: 喜欢就买单

著 者: 闻珺里

责任编辑: 张黎 张婷

特约编辑: 尹丹

出版发行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: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

邮 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2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594-1575-2

定 价: 3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/ 序

曹 寇

我个人认为，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活动，其主要成果就是抛出了一批被誉为“中产阶级”的群体。他们的青春期大多集中在1990年前后，九十年代是他们的奋斗史或发迹史。新世纪以来，他们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，并被视为“成功人士”。鉴于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财富攫取倍于常人，其价值取向、审美趣味，乃至生活理念或方式，渐次成为主导这个国家社会动向的“民间力量”。对比于基于虚构的革命英雄主义，他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“双赢”，对更年轻的一代来说，具备真正的“学习”意义，是为机场书店内的励志教材或鸡汤读物。他们未必是“有头有脸的人”，但绝对是1949年以来第一批“体面人”。闻珺里的这部小说叙述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故事。

但如你所知，他们的真实状况并非你想象的那么光鲜。他们有他们的苦，有他们的罪，他们自视为某种遗孤。他们不是

生来如此，他们也可能来自穷乡僻壤，屁股后面也可能有没擦干净的屎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们也麻烦不断、烦恼不已。总之，在这个国家，他们一点也不笃定，相反，他们神经可能更为纤弱。他们深知，这个国家不是他们的（当然，也不是“我们”的，没人知道是谁的）。他们只是在这个国家及时“捞”了一笔的人。这个国家稍有风吹草动，他们比拿不到工钱的民工都缺乏安全感。要么出国（如小说中的李红卫夫妇），要么及时行乐，“烂”在这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世道里（如雷帐、夏致等人）——所谓“埋在春风里”。

我不是“中产阶级”，上述“思想性”是拜闻珺里小说所赐。不夸张地说，迄今我也没有看过写得如此精准，也堪称惨烈的，表现“中产阶级”生活的小说（这样的小说有没有可能都是个问题）。它的现实性和真诚度远远超过我的阅读范畴。我通常读到的无非是：依托文学概念、阅读经验的胡编乱造、咬文嚼字，对这个大师那个大师的致敬之作，此外就是那些“回忆性”写作，不厌其烦地陈述其美好或苦难的“过去”。荒唐或无奈在于，鲁迅还会被人从坟墓里刨出来借古讽今，《平凡的世界》至今仍高居畅销榜首。这难道不是一种荒芜？这种荒芜感倒挺像小说结尾处海边那场淫乱后主人公的感受，不知置身何地，亦不知何去何从。

闻珺里多么幸运，是文学圈外的人。我不多说，写得真好。

/ 序

T. B. Song (奥美及 WPP 大中华区董事长)

我们这个行业经常自嘲自己，做不成导演或写不出小说就先来广告公司待一阵子。

大概因为拍电影或写小说的理想时间未到，广告这个行业多少跟那些有关系。毕竟我们的行业是要透过故事，以文字或是影像去打动人心、改变行为，这与文学艺术是有些接近的。最大的差别在于目的和内在动力，是自设，还是为商业目标服务。

海峡两岸的奥美都走出了一些实现自我表达的人，他们成为好的导演、编剧、作家……（我承认这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）。

闻珺里，安静不多话。毫无疑问，她是出色为品牌解决问题的创意文案，但据我观察，她在投入之中，又常有置身事外的神情，是不是因为她始终清楚有别的事情要做。

很高兴闻珺里出了这本小说，阅读中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某些身影。祝福她，继续下去。

I/ 序 曹寇

III/ 序 T. B. Song (奥美及 WPP 大中华区董事长)

I/ 喜欢就买单

209/ 附录：中产阶级的焦虑和焦虑时代的中产

223/ 后记 闻珺里

/喜欢就买单

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
是拼命跑向门口
我必须找到来时的路
回到从前的地方
放松点吧，值夜的人说
我们始终营业
你可以在任何喜欢的时候买单
但你永远无法离开

——节选自老鹰乐队《加州旅馆》

—

李红卫的妈妈一直嘱咐他要过正常生活，千万不要弄得人没法儿过日子。她说这话自有道理，李红卫的外公死于战争，父亲虽是病死，也是“文革”中站错队后抑郁病故。

想起妈妈的嘱咐，李红卫眼前伴着画面。在他看来，这句话是“文革语言”：“要……千万不要……”但妈妈能变换成不同的语气：谆谆教诲、大彻大悟、哀叹、后悔、惋惜，甚至得意……并且随当时情境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后来李红卫在网上看牛津哈佛教授们讲课的视频，觉得她没准儿可以做个伦理学教授，赢得学生们的掌声。一辈子窝在党政杂志社，

对她来说，真是屈才了。

李红卫从一个含蓄的男孩，长成一个含蓄的中年人，直到妈妈去年过世，也没戳穿两件事：第一，她做的饭永远不好吃；第二，她不了解正常生活，也不了解正常生活的危险，更不了解她不了解这件事。她凭本能得出箴言，气喘吁吁地停滞于表面。她在餐桌上数落父亲的不谙世事，她自己又何尝不是。

父亲在1984年去世。当时社会上热情的气氛，并未减轻他最后时光的阴郁。那些年，他每天的作息就是买好菜，等妻子回来胡乱炒就，沉默地抽够三十根烟，读完家里订的报，直到有一天脑袋咚的一声倒在桌上。那声音想必不大，但李红卫听到了，他正在隔壁读金庸。走近父亲委顿的身躯，香烟还半衔在父亲嘴角，一缕烟雾袅袅升腾，人已经不行了。他脸下的报纸上有毛笔字迹：“一步走错，一生蹉跎。”李红卫偷着收了起来，连妈妈也没告诉。

追悼会上，李红卫见到了父亲的老战友王良田和他的女儿王奇珍。王良田已在广州军区身居要职，本来约好与父亲北京相见，没想到期盼多年的重逢变成阴阳两隔。他身躯矮壮，花白硬发，捶柩大恸，悲痛之情完全盖过了瘦弱的母子。

最后他拉着母子俩的手，对着遗体说：“咱们受了那么多年委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照顾好他们母子。”

追悼会后，王良田回了广州，王奇珍留了下来。她准备复读，跟成绩优秀的李红卫一起备战高考。奇珍很像父亲，矮小结实，眼睛明亮。从小与外婆在乡下长大，因此，虽贵为将门之女，但性情爽朗，手脚勤快。

奇珍留下没几天，李红卫的妈妈就不大做饭了，如果有奇珍在一个小时内，手脚麻利地变出几样好吃的饭菜，厨艺笨拙的母亲哪能插得上手呢。槐树掩映的三里河苏式小楼，朴素的单元房内，水泥地被擦得锃亮，少女奇珍的歌声，少年李红卫的吉他声不时响起。晚上两人一起复习功课，李红卫在纸上写着：*让父辈的枪炮生锈 / 让我的琴弦不再绷紧 / 她带来了美味 / 也带来了美味生活 / 她是平凡生活的奇珍异宝 / 我第一次意识到生活的重要。*纸片被奇珍一把夺过，读在眼里，羞红在脸上，种下了少女最初的愿望。

七月，是李红卫和奇珍关系最热烈的时候。同时，两人都考上了大学，李红卫上了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，奇珍上了医科大的大专班。高考的告捷进一步鼓舞了彼此的感情，好消息在北京和广州传递，两人勇敢地告诉了双方家长，

他们恋爱了，这被两家人看成是双喜临门。

李红卫有时疑惑，自己的话怎么像芯片一样嵌入奇珍脑子里，最初的逻辑从不更改，这是某次奇珍大发脾气时，李红卫得出的印象。这个波折的前因是李红卫在校园里正受到一个女生猛烈的追求，当时奇珍已从北京毕业回到父母身边。

然而，也正如奇珍所说：“我不相信你能对我做出狠事，我宁愿相信父亲会，也不相信你会！”李红卫毕业后犹豫了几年，然后去广州投奔奇珍，很快结婚，很快一起下海做通讯生意。母亲退休，跟随他们定居广州，之后又一起迁往深圳。

母亲很满意，为儿子的生活自豪，这生活用她的描述就是：财产富足、家庭完满、儿女双全、阿姨司机、平安常在。

面对母亲过于满足的表情，李红卫很想说些事情扫扫兴，但随即作罢。还是别奢望与上一辈做彻底的交流，隔着湍急的时间暗流，就是找呛。他曾经翻看父亲断断续续如交代材料的日记，觉得父亲一生就没活明白。百感交集之外，也有对自己深谙世事的庆幸。

在南方生活多年，李红卫与北京的联系并未中断，只是非常具有季节性，一到春夏之交，就本能地思念北京，征兆是牙疼，之后去北京游荡一番便药到病除。

今年，夏天急不可耐地追着初春提前到达深圳。他开始不耐烦，牙隐隐作痛。奇珍说，你大姨妈又来了，赶紧去北京消消火，牙别疼坏了。他说，跟我一起去吧。奇珍说，我不去，我没闹牙疼。

李红卫听了，并不急，照常捂着腮帮子去公司处理事情，照常晚上和女儿溪溪下一盘围棋。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大头妹，有着她这个年纪的孩子少有的镇静秉性，若李红卫精神不集中，她便能看出来。北京议题本是周四晚上夫妻俩做爱后提起的事儿，李红卫磨蹭到下个周一晚上，才说，我买了票，明天下午的飞机。

李红卫订的是傍晚四五点钟的航班。一早在公司附近他和客户吃完早午餐，开着他的路虎，慢悠悠地回了家。整栋房子一片安静，婴儿的奶香充满整个客厅。二楼小卧室的门虚掩着，阿姨和小儿子山山在睡觉，奇珍不在家。听到动静，阿姨出来，他摆手示意不需要什么，回到卧室换了身衣服，悄然出门。司机老于已在楼下等候，两人一路聊些汽车、油价、股票、大学分配的事儿。老于很焦虑，儿子快大学毕业了，工作还没着落。看来这个忙他必须要帮了。

和老于告别，过了安检，李红卫感觉自己的脸吧嗒一下

仿佛川剧变脸。他空手拿着手机和登机牌，像《卡拉是条狗》里葛优那样脚步拖沓地走在人流中，他冒出一个念头：若神不知鬼不觉地不去北京，而是飞往他乡，是否自己就彻底消失了呢？一念过后，他在自动扶梯旁站住，看着人群自动前移，像有个黄灯高照，不进不退，北京和深圳不见了，自感是人生美妙的一刻。

当然，登机牌上的目的地北京，在提醒着他继续。他拿起手机跟哥们儿雷帐来回发了几条短信，买了《经济观察报》和《爱乐》，关了手机。窗外飞机起落的声音此起彼伏，玻璃窗内候机的人丝毫听不到。

此时此刻，时间指针处在 2006 年不到中间的位置。

二

窗帘表面的遮光涂料，把正午的阳光拒绝在外，室内暗黑一片。

黑暗中，两个人仿佛一起往高处攀援、攀援，伴随着剧烈的喘息声，突然痉挛着从顶峰冲滑而下，跌落到现实的前沿，夏致脑子里不像以往一片空白，出现了小时候躲在妈妈床下的画面。